

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

楊城 袁繼謙 邠州士人 王商 謝彥璋 崇聖寺 任彥思 張仁寶 楊蘊中 王延鎬
僧惠進 田達誠 徐彥成 鄭郊 李茵 柳鵬舉 周潔
楊城

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，有經藏。有法寶大師者，常於靈神佛堂之前見一白衣叟，如此者數日，怪而詰之，叟曰：「餘非人，乃楊書記宅之土地。」僧曰：「何為至此？」叟曰：「彼公復戾，興造不輟，致其無容身之地也。」僧曰：「何不禍之？」答曰：「彼福壽未衰，無奈之何。」言畢不見。後數年，朱瑾棄城而遁，軍亂。一家皆遇害。楊名城。累舉不第。為朱瑾書記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袁繼謙

殿中少監袁繼謙嘗居兗州，侍親疾，家在子城東南隅。有僕自外通刺者，署雲「前某州長史許延年」，後雲陳慰。繼謙不樂，命延入。及束帶出，則已去矣。僕雲，徒步，衣故皂衣，張帽而至，裁投刺入車門，則去矣。其年親卒，遂以其刺兼冥錢焚之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邠州士人

朱梁時，有士人自雍之邠，數舍，遇天晴月皎，中夜而進。行至曠野，忽聞自後有車騎聲，少頃漸近。士人避於路旁草莽間，見三騎，冠帶如王者，亦有徒步，徐行談話。士人躡之數十步，聞言曰：「今奉命往邠州，取三數千人，未知以何道而取，二君試為籌之。」其一曰：「當以兵取。」又一曰：「兵取雖優，其如君子小人俱罪其禍何。宜以疫取。」同行者深以為然，既而車騎漸遠，不復聞其言。士人至邠州，則部民大疫，死者甚眾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王商

梁貞明甲戌歲，徐州帥王殷將叛。八月二十日夜，月明如晝，居人咸聞通衢隊伍之聲。自門隙覘之，則皆青衣兵士而無甲冑。初謂州兵潛以撲盜耳，俄聞清嘯相呼，或歌或歎，刀盾矛槊，囂隘閭巷，怪狀奇形，甚可畏懼，乃知非人也。比自府廨，出於州南之東門，扃鍵無阻。比至仲冬，殷乃拒詔，朝命劉鄩以兵五萬致討，凡八月而敗，合境悉罹其禍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謝彥璋

梁許州節度使謝彥璋遇害，朝廷命宣和庫副使郝昌遇往許昌籍其家財。別開一室，見彥璋真像之左目下，鮮血在焉，竟不知自何而有，眾共異之。彥璋性嗜鱉，鎮河陽。命漁者彩以供膳，無虛日焉，不獲則必加重罰。有漁人居於城東，其日未曙，將往取之。未至一二里，遇一人，問其所適，以實對。此人曰：「子今日能且輟否？」漁人曰：「否則獲罪矣。」又曰：「子若不臨網罟，則贈子以五千錢，可乎？」漁人許之，遂獲五千，肩荷而回。比及曉，唯呀其輕，顧之，其錢皆紙矣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崇聖寺

漢州崇聖寺，寒食日，忽有朱衣一人，紫衣一人，氣貌甚偉，驅殿僕馬極盛。寺僧謂其州官至，奔出迎接，皆非也。與僧展揖甚恭，唯少言語。命筆，各題一絕句於壁，朱衣詩曰：「禁煙佳節同游此，正值醱醑夾岸香。緬想十年前往事，強吟風景亂愁腸。」紫衣詩曰：「策馬暫尋原上路，落花芳草尚依然。家亡國破一場夢，惆悵又逢寒食天。」題罷，上馬疾去。出鬆徑，失其所在，但覺異香經月不散。其詩於今見存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任彥思

蜀昌州牧任彥思家，忽聞空中有樂聲，極雅麗悲切，竟日不休。空中言曰：「與吾設食。」任問是何人，竟不肯言本末，乃與靜室設之。如人食無遺，或不與食，即致破什器，蟲入人耳，烈火四起。彥思惡之，移去迴避，亦常先至，凡七八年。忽一日不聞樂聲，置食無所饗，廳舍楹上血書詩曰：「物類易遷變，我行人不見。珍重任彥思。相別日已遠。」彥思尤惡其所題，以刀划之，而字已入木，終不知何鬼也。

張仁寶

校書郎張仁寶素有才學，年少而逝，自成都歸葬閬中，權殯東津寺中。其家寒食日，聞扣門甚急，出視無人，唯見門上有芭蕉葉，上有題曰：「寒食家家盡禁煙，野棠風墜小花鈿。為今空有孤魂夢，半在嘉陵半錦川。」舉族驚異。端午日，又聞扣門聲，其父於門罅伺之，乃見其子，身長三丈許，足不踐地，門上題「五月午日天中節」，題未畢，其父開門，即失所在。頃之克葬，不復至矣。

楊蘊中

進士楊蘊中得罪，下成都府獄，夜夢一婦人，雖形不揚，而言詞甚秀，曰：「吾即薛濤也，頃幽死此室。」乃贈蘊中詩曰：「玉漏深長燈耿耿，東牆西牆時見影。月明窗外子規啼，忍使孤魂愁夜永。」

王延鎬

梓州有陽關神，即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也，靈應嚴暴，州人敬憚之。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都美妓人霞卿，甚寵之。攜之赴官，經陽關神祠前過，霞卿暴卒。唯所生一女，非延鎬之息，倍哀憫之。一日傳靈語，具云：「為陽關神所錄，辭而得解。」從此又同寢處，寫其貌而憑之。至於盥漱飲食皆如生。乃曰：「俟我嫁女，方與君別。」延鎬將更娶，告之，鬼亦許焉。乃娶沈彥循女。自是或女客列坐，即有一黑蝴蝶，翩翩掠筵席而過，卒以為常。其後延鎬為新津令，方嫁其女，資送甚備，自是無聞。

僧惠進

西蜀有僧惠進者，姓王氏，居福感寺。早出，至資福院門，見一人長身，如靛色，迫之漸急，奔走避之。至竹簾橋，馳入民家。此人亦隨至，撮拽牽頓，勢不可解。僧哀鳴祈之，此人問：「汝姓何？」答曰：「姓王。」此人曰：「名同姓異。」乃舍之而去。僧戰攝，投民家，移時稍定，方歸寺中。是夕，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田達誠

廬陵有賈人田達誠，富於財，頗以周給為務。治第新城，有夜扣門者，就視無人，如是再三。因呼問之：「為人耶？鬼耶？」良久答曰：「實非人也，比居龍泉，舍為暴水所毀。求寄君家，治舍畢乃去耳。」達誠不許，曰：「人豈可與鬼同居耶？」對曰：「暫寄居耳，無害於君。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，故告耳。」達誠許之，因曰：「當止我何所？」達誠曰：「唯有廳事耳。」即拜辭謝而去。數日復來，曰：「（「曰「原作」君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家已至廳中，亦無妨君賓客。然可嚴整家人慎火，萬一不意，或當雲吾等所為也。」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。達誠嘗為詩，鬼忽空中言曰：「君乃能詩耶？吾亦嘗好之，可唱和乎？」達誠即具酒，置紙筆於前，談論無所不至。眾目視之，酒與紙筆，儼然不動。試暫回顧，則酒已盡，字已著紙矣。前後數篇，皆有意義。筆跡勁健，作柳體。或問其姓字。曰：「吾倘言之，將不益於主人，可詩以寄言之。」乃賦詩云：「天然與我一靈通，還與人間事不同。要識我家真姓字，天地南頭一段紅。」眾亦不諭也。一日復告曰：「吾有少子，婚樟樹神女。將以某日成禮，復欲借君後堂三日，以終君大惠，可乎？」達誠以虛其堂，以幕圍之，三日復謝曰：「吾事訖矣，還君此堂。主人之恩，可謂至矣。然君老婢某，可答一百也。」達誠辭謝。召婢，答數下，鬼曰：「使之知過，可止矣。」達誠徐問其婢，言曾穴幕竊視，見賓客男女，廚膳花燭，與人間不殊。後歲餘，乃辭謝而去。達誠以事至廣陵，久之不歸，其家憂之。鬼復至曰：「君家憂主人耶？吾將省之。」明日還曰：「主人在揚子，甚無恙，行當歸矣。新納一妾，與之同寢，吾燒其帳後幅，以戲之爾。」大笑而去，達誠歸，問其事皆同。後至龍泉，訪其居，亦竟不獲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徐彥成

軍吏徐彥成恒業市木，丁亥歲，往信州汭口場，無木可市，泊舟久之，一日晚，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，狀若訪人而不遇者。彥成因延入舟中，為設酒食，賓敬之。少年甚愧焉，將去，謝曰：「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，君且日能辱顧乎？」徐彥成許諾，明日乃往。行裡餘，有僕馬來迎，奄至一大宅，門館甚盛。少年出延客，酒膳豐備。從容久之，彥成因言住此久，無木可市，少年曰：「吾有木在山中，明當令出也。」居一二日，果有材木大至，良而價廉。市易既畢，往辭少年。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，曰：「向之木，吾所賣，今以此贈君。至吳，當獲善價。」（「善價」原作「菩提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彥成回，始至秦淮，會吳師祖，納杉板為棺。以為材之尤異者，獲錢數十萬。彥成大市珍玩，復往汭口，以酬少年，少年復與交市。如是三往，頗獲其利。間一歲，復詣之，村落如故，了無所見。訪其裡中，竟無能知者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鄭郊

鄭郊，河北人，舉進士下第，游陳蔡間。過一塚，上有竹二竿，青翠可愛，因駐馬吟曰：「塚上兩竿竹，風吹常裊裊。」久不能續，聞塚中言曰：「何不云下有百年人，長眠不知曉。」郊驚問之，不復言矣。

李茵

進士李茵，襄陽人。嘗游苑中，見紅葉自御溝流出，上題詩云：「流水何太急，深宮盡日閒。慙慙謝紅葉，好去到人間。」茵收貯書囊。後僖宗幸蜀，茵奔竄南山民家。見一宮娥，自云宮中侍書，名雲芳子，有才思，茵與之款接。因見紅葉，歎曰：「此妾所題也。」同行詣蜀，具述宮中之事。及綿州，逢內官田大人識之，曰：「書家何得在此？」逼令上馬，與之前去，李甚快悵。其夕，宿逆旅，雲芳復至，曰：「妾已重賂中官，求得從君矣。」乃與俱歸襄陽。數年，李茵疾瘳，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，雲芳子自陳：「往年綿竹相遇。實已自經而死。感君之意，故相從耳。人鬼殊途，何敢貽患於君。置酒賦詩，告辭而去矣。」（出《紅夢瑣言》）

柳鵬舉

唐龍紀中，有士人柳鵬舉，游杭州，避雨於伍相廟。見一女子，抱五弦，雲是錢大夫家女僕。鵬舉悅之，遂誘而奔。藏於舟中，為廂吏所捕，女僕自經而死。一日，卻到柳處，柳亦知其物故。其僕具道其情，故留之，經時而去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周潔

霍丘令周潔，甲辰歲罷任，客游淮上。時民大饑，逆旅殆絕，投宿無所。升高而望，遠見村落煙火，趨而詣之。得一村舍，扣門久之，一女子出應門。告以求宿，女子曰：「家中饑餓，老幼皆病，無以延客。至中堂一榻可矣。」遂入之。女子侍立於前，少頃，其妹復出，映姊而立，不見其面。潔自具食，取餅二枚，以與二女，持之入室，閉關而寢，悄無人聲。潔亦聳然而懼，向曉將去，便呼二女告之，了無聲應者，因坏戶而入。乃見積屍滿屋，皆將枯朽。唯女子死可旬日。其妹面目已枯矣，二餅猶置胸上，潔後皆為瘞之云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